

137  
21  
43

東 京 圖 書 館				
二	四	三	一	和書門
冊	號	架	函	
				類

左傳輯釋

二十

左傳輯釋卷二十四

日南 安井衡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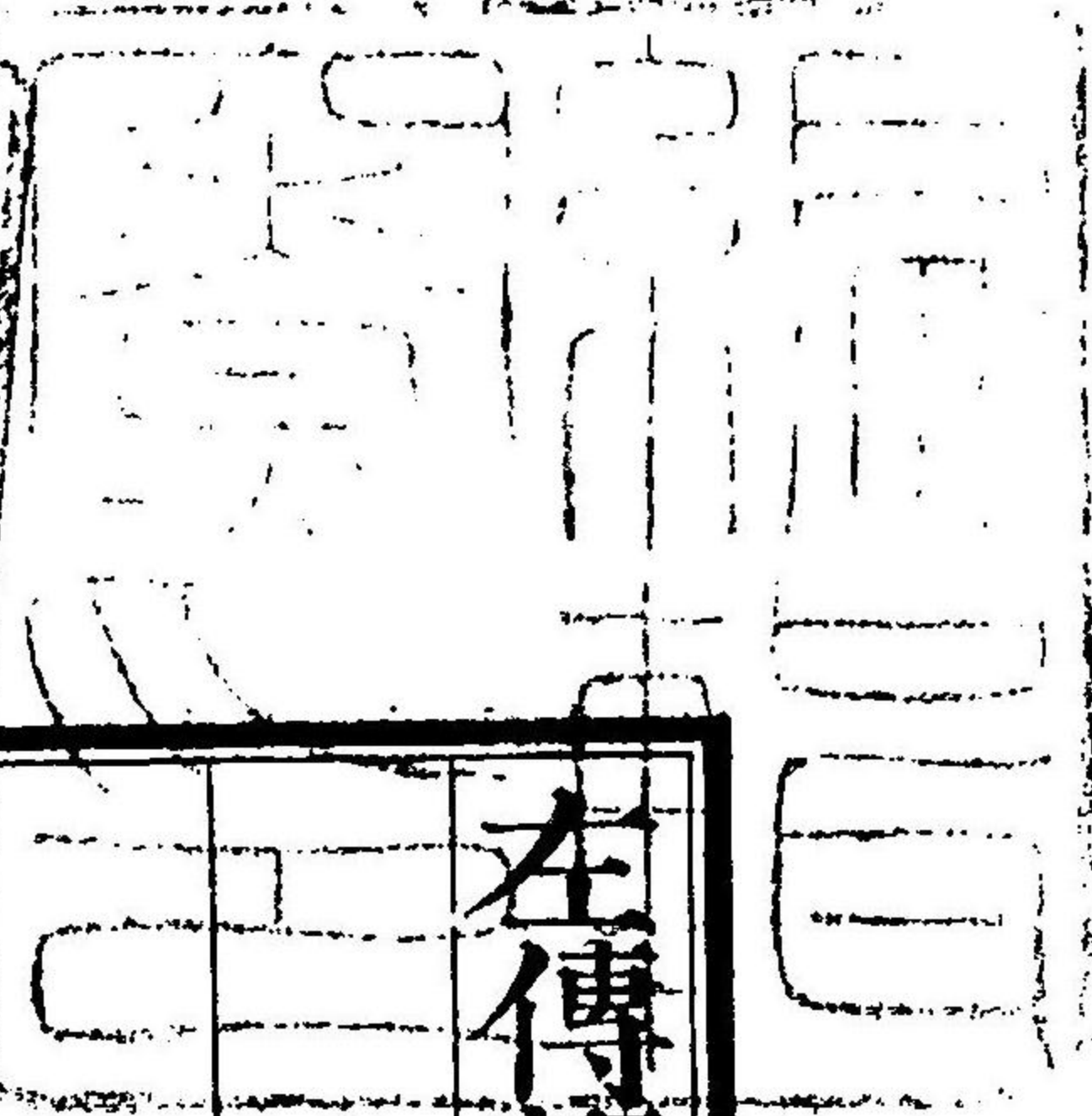
明治年文部省交付

哀公

名蔣定公之子蓋夫人定嬖所生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麇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無傳書過也不言所食所食非

一處衡案凡郊廟大祀例用四時仲月周之四月夏之二月正得郊天之時經書之者以見雖改卜



牛不害正祀也桓五年云啓蟄而郊者言啓蟄之後方始可郊非謂啓蟄即郊也說又詳於桓五年秋

齊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無傳

傳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拍舉也在定四年里而栽

栽設版築爲圍壘周匝去蔡城一里廣丈高倍壘

厚一丈高二丈夫屯晝夜九日夫猶兵也壘未成

故令人在壘裏屯守蔡正義炫以夫屯謂夫役屯聚晝夜不止九日而築壘

成耳夫者別有城夫非戰士如子西之素子西本計爲壘當用

九日而成蔡人男女以辨辨別也男女各別係纍

而出降惠棟云辨讀爲班徐廣史記注曰辨音班漢書王莽傳辨社諸侯義作班襄二十五

年傳云男女以班賂晉侯劉炫曰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士虞禮曰明日以其班耐鄭康成

云古文班或爲辨是辨爲古文班也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楚欲使

蔡徙國在江水之北汝水之南求田以自安也蔡

權聽命故楚師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楚既還蔡

人更叛楚就吳爲明年蔡遷州來傳吳王夫差敗

越于夫椒報攜李也攜李在定十四年夫椒吳郡

吳縣西南大湖中椒山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

保于會稽上會稽山也在會稽山陰縣南使大夫

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

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

灌以伐斟鄩澆寒泥子封於過者二斟夏同姓諸

侯襄四年傳曰、澆用師、滅斟灌、滅夏后相、夏后相啓孫也、后相失國、依於二斟、復為澆所滅、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后緡相妻、娠懷身也、歸于有仍、后緡有仍氏女生少康焉、為仍牧正、牧官之長、甚澆能戒之、甚毒也、戒備也、澆使椒求之、椒澆臣、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舜後諸侯也、梁國有虞縣、庖正掌膳羞之官、賴此以得除己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思有虞君也、虞思自以二女妻少康

姚虞姓、正義、舜既禪禹、禹封舜後為諸侯、雖取虞為國名、未必封於河東虞地、而梁國有虞縣、其地以虞為名、疑是夏時虞國、而邑諸綸、綸虞邑、惠棟云、司馬彪郡國志曰

梁國虞縣有綸城、少康邑、有田一成、有眾一旅、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兆始以收夏眾、撫其官職、襄四年傳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泥、而立少康、使女艾謀澆、女艾少康臣、謀候也、使季杼誘豷、豷澆弟也、季杼少康子、后杼也、釋文、豷許器遂滅過、戈復禹之績、過澆國、戈豷國、衡案、績、業也、見於大雅、維禹之績、毛傳、或云、績當為蹟、未是、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物事也、陸案云、謂能復故業也、衡案、能復故業、上文復禹之績是也、舊物、夏后氏舊所有物、謂版圖、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言與越成、是使越豐大、必為吳難、勾踐能親而務施

施不失人所加惠賜皆得其人親不棄勞推親愛

之誠則不遺小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

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猶言天與不

取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已止也衡案言許

出不復可吞姬之衰也日可俟也成之言已姬吳姓言可計

日而待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

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生民

聚財富而後教之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謂吳

官室廢壞當為汚池為二十二年越入吳起本三

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嫌夷狄不與華同故復發傳夏四月齊侯衛侯救

邯鄲圍五鹿趙稷以邯鄲叛范中行氏之黨也五

鹿晉邑吳之入楚也在定四年使召陳懷公懷公

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惠棟云此

與絳侯右袒意同懷公意欲從吳故使與楚者右

衡案陳侯南面楚在右吳在左故以左右分吳楚

耳惠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

而立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田在西者居右在東

者居左逢滑當公而進當公不左不右曰臣聞國

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

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

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為吳所勝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如傷恐驚動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芥草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使懼而改過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言今至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脩舊怨也傳言吳不脩德而脩怨所以亡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

人伐晉取棘蒲魯師不書非公命也孔圉孔烝鉏

曾孫鮮虞狄帥賤故不書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

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

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

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平地作

室不起壇也衡案上句云居不重席謂席焉而不重則室不崇壇亦謂壇焉而不崇耳

平地作室流潦侵入不可得而居杜注非器不彫鏤形丹也鏤刻也引

之云陸祭附注後錄曰形當作彫文相近而訛也家語車不彫幾器不彫鏤惠氏定字曰形古彫字陳

氏芳林曰案家語一本仍作形引之謹案作形者是也車不彫幾器不彫鏤兩彫字重出則不詞矣

陸說非也惠以形為古彫字蓋以周舟古字通彫從周聲則亦可從舟聲故彫字古作形形與彫相

似、因誤為彤字耳、案說文彤丑林反、舂行也、從舟  
 多聲、非從舟聲、不得為古彤字、書傳中彤字、亦  
 無作彤者、若直以彤為古彤字、則於理尤不可通、  
 惠說亦非也、今案周語器無彤鏤、韋注曰、彤丹也、  
 鏤、金飾也、賈子禮容篇作蟲鏤、楚語不聞其以土  
 木之崇高形鏤為美、韋注曰、彤謂丹搨、鏤謂刻搨、  
 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傅作蟲鏤、蟲者舂之借  
 字、說文舂、赤色也、從虫、蟲省聲、通作蟲、又通作彤、  
 故左傳國語作彤鏤、賈子吳越作蟲鏤、陸以彤為  
 彤之譌、惠又以彤為古彤字、皆未考蟲鏤之文也、  
 官室不觀、觀、臺榭、衡案、觀與飾對、乃亦巧好之意、非臺榭也、言官室取防風雨不  
 美也、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不  
 尚細靡、在國、天有菑癘、癘、疾疫也、親巡孤寡而共  
 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必須軍士皆分  
 熟食、不敢先食、分猶徧也、正義、服虔云、以其半分軍士、而後自食其餘、若

簞醪、注流也、惠棟云、劉向說苑載此事云、在軍、食  
 熟者半、而後食、公羊傳曰、師喪分焉、分亦訓半、杜  
 訓為徧、古訓之亡、自杜始、衡案、分一為二、各得其  
 半、故分訓半、月令仲春、是月也、日夜分、亦謂日夜  
 無長短、各得其半、管子輕重諸篇、用分為半、義尤多、今不贅焉、其所嘗者、卒乘與  
 焉、所嘗、甘珍非常食、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  
 民不罷勞、死知不曠、知身死不見曠棄、顧炎武云、曠、空也、言  
 不為徒死、知上必有以恤之、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  
 易猶反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積土為高  
 曰臺、有水曰榭、過再宿曰次、正義、言夫差所停三日、則役民為此也、衡  
 案、三宿以上、皆可以言次、所停或一月、或二三月、  
 則或役民為臺榭陂池之類、未必每次輒為此也、  
 正義拘、宿有妃嬪嬪御焉、妃嬪貴者、嬪御賤者、皆  
 甚矣、

內官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

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

能敗我爲二十二年越滅吳起本衡案夫有所指之詞此謂夫差

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討范中行氏

經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

伐邾取濶東田及沂西田邾人以賂取之易也癸巳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句繹邾地取

邑盟以要之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定四年盟臯鼬

滕子來朝無傳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秋

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

敗績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鐵在戚城南罕達子皮

孫冬十月葬衛靈公無傳七月而葬緩十有一月蔡

遷于州來畏楚而請遷故以自遷爲文蔡殺其大夫

公子駟懷土而欺大國故罪而書名

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絞邾邑邾人愛其土故賂

以濶沂之田而受盟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子南

靈公子郢也僕御也公曰余無子將立女蒯聵奔

無大子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

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三揖卿大夫士

君命祗辱言立適當以禮與內外同之今君私命



事必不從、適為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

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言用意不同、且

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言當以臨沒為正、

衡案、郢賢者、夫人將立之、而郢辭之、當以謙辭承之、而自言用意與他子不同、是以節操自高、恐非

郢意也、蓋郢母賤、不敢自同於他子、故云異於他子耳、靈公雖有將立女之言、本是郊外車上之私

言、非朝廷定議、故以不聞防之、且亡人之子、輒在、輒削贖之子出

公也、靈公適孫、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

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是時河北

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

而南、衡案、右河、河在右也、河北流、戚在上流、故既渡、右河南行、必至戚、使大子綏

綏者始發喪之服、八人衰經、偽自衛逆者、欲為衛

人逆、故衰經成服、惠棟云、服虔曰、衰經為若從衛來迎大子也、較杜注為明、衡案、

服杜二注皆言為、則左氏舊文、作為自衛逆者、今本作偽者、轉寫譌耳、為偽古字通、告於門

哭而入、遂居之、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

般送之、子姚罕達、子般駟弘、士吉射逆之、趙鞅禦

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

車先陳、旆先驅車也、以先驅車、益其兵車、以示眾、

衡案、杜訓之為與、故云、以先驅車、益其兵車、是也、說見於文十一年、與猶於也、於罕駟兵車、未陳先

陳也、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晉人

先陳、鄭人隨之、不知其虛實、見車多、必懼、於是乎

會之會合戰必大敗之從之下戰龜焦兆不成樂

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樂丁晉大夫詩大

雅言先人事後卜筮謀協以故兆詢可也詢諮詢

也故兆始納衛大子卜得吉兆言今既謀同可不

須更卜顧炎武云故兆始謀簡子誓曰范氏中行

氏反易天明不事君也衡案天命之謂性率性之

稱天明也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

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

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

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

郡正義經謂經紀管理之周禮小司徒云九夫為

彼文則縣方二十里耳周禮又無士田十萬十萬

畝也庶人工商遂得遂進仕人臣隸圉免去厮役

志父無罪君實圖之志父趙簡子之一名也言己

事濟君當圖其賞若其有罪絞縊以戮絞所以縊

人物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屬辟棺之重數王棺四

重君再重大夫一重釋文禮記云夫子制於中都

不欲速朽也鄭康成注云此庶人之制也案禮上

大夫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棺六寸屬四寸無三

寸棺制也棺用難朽之木桐木易壞不堪為棺故

辟者時僭耳素車樸馬以載柩無入于兆兆葬域

下卿之罰也、為眾設賞、自設罰、所以能克敵、甲戌

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郵無恤、王良也、

登鐵上、鐵、丘名、阮元云、鄴道元注水經河水篇、李善注文選長笛賦引、上作丘、衡案、

傳作鐵丘、杜不必注、今云丘名、則傳本不作丘、二氏引用作鐵上、為丘不明、故改上為丘耳、非舊本

作丘也、望見鄭師眾、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

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言其怯、簡子巡列曰、畢萬

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畢萬晉獻

公卿也、皆獲有功、死於牖下、言得壽終、君子勉之、

死不在寇、言有命、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三子晉

大夫、羅無勇、縶之、縶、束縛也、段玉裁云、廣韻十八

吻、縶邱粉切、引左傳

無勇、縶之、束縛也、蓋傳本縶字、所謂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也、縶則後人所制俗字、十七準又有縶字、

邱尹反、則更俗矣、吏詰之、御對曰、疇作而伏、疇、瘡疾也、衛

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周文王、皇

大也、烈祖康叔、烈、顯也、文祖襄公、繼業守文、故曰

文祖、蒯聵、襄公之孫、鄭勝、亂從、勝、鄭聲公名、釋君

助臣為從於亂、衡案、從順也、君令臣共、天下之大

順也、今鄭亢君、而助叛臣、是亂大也、晉午在難、午、晉定公名、不能治亂、使鞅討之、鞅

簡子名、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戎右持矛、敢告、

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集

成也、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不敢愛、故以祈禱、

衡案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亦大子自禱言死則有命不敢請雖死願免上三者也死重於三者矣而崩贖舍死而禱三者者少壯之人所重在彼也正義以三者為為士卒禱大謬 鄭人擊

簡子中肩斃于車中斃踣也獲其蠶旗蠶旗旗名

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温大夫趙羅羅無勇故

鄭師雖北猶獲羅衡案羅見縛在車上故鄭人獲之 大子復伐之

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趙孟簡子

也喜大子前怯今更勇傅僂曰雖克鄭猶有知在

憂未艾也傅僂簡子屬也言知氏將為難後竟有

晉陽之患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尫稅焉尫范氏

臣為范氏收周人所與田之稅趙氏得而獻之得

尫以獻簡子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

而與之田還其所稅衡案止止之晉國也則所與之田亦在晉國尫所稅之田

在周地且范氏未亡安得與之哉 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

師取蠶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

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晉前列趙孟曰國

無小言雖小國猶有善射者既戰簡子曰吾伏弋

嘔血弋衣嘔吐也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功為

上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

良曰我兩鞞將絕吾能止之止使不絕我御之上

也駕而乘材兩鞞皆絕材橫木明細小也傳言簡

子不讓下自伐正義服馬來轅其頸負輓兩驂在旁挽鞫助之說文云鞫引軸也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眾知之元年

蔡請遷于吳中悔故因聘襲之蔡侯告大夫殺公

子駟以說殺駟以說吳言不時遷駟之為哭而遷

墓將遷與先君辭故哭冬蔡遷于州來

經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曼姑為子圍

父知其不義故推齊使為兵首戚不稱衛非叛人衛

衛叛晉與魯鄭事齊而齊又助范氏趙鞅乃其深讎今鞅納蒯聩於戚欲以取衛是為齊增一敵國也故

國夏帥師圍之雖似助衛其實自為石曼姑則不得已而應之耳故經以齊為兵首詳考前後傳其義甚

明戚不稱衛大都以名通夏四月甲午地震無傳五月辛卯桓官

僖官災天火曰災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無

傳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啓陽今琅琊開陽縣

宋樂髡帥師伐曹無傳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

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無傳公子駟之黨冬十月癸

卯秦伯卒無傳不書名未同盟叔孫州仇仲孫何忌

帥師圍邾無傳

傳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中山鮮虞夏五

月辛卯司鐸火司鐸官名火踰公官桓僖災桓公

僖公廟救火者皆曰顧府言常人愛財南宮敬叔

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敬叔孔子弟子南宮閱

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御書進於君者也。使待命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庀具也**。」陸粲云：庀者，省錄之意。周禮大胥比

樂官，鄭大夫讀比為庀，云錄具之也。衡案：言火熄，使女具呈御書，而或失之不在，罪死。**子服**

**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景伯子服何也？宰人，豕宰

之屬。衡案：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見於昭四年。然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則又有大宰，蓋

三卿各兼二卿之職，其屬則分掌六官之事，故有豕宰之屬也。宋本豕宰作家宰，然上下所命皆公

人，景伯不當獨命家臣，蓋以魯無豕宰，以意改之耳。**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

待求之命，**校人乘馬，巾車脂轄**。校人掌馬，巾車掌

車，乘馬使四四相從，為駕之易。**百官官備，府庫慎**

**守，官人肅給**。國有火災，恐有變難，故慎為備。衡案：肅疾

也。**濟濡帷幕，鬱攸從之**。鬱攸，火氣也。濡物於水，出

用為濟。衡案：濟，益也。帷幕不足，則益以他物，故曰濟濡。**蒙葺公屋**，以濡物

冒覆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悛，次也。先尊後卑，

以次救之，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

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乘車公車，季桓子至，御

公立于象魏之外。象魏，門闕，衡案：御侍也。**命救火者傷**

**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周禮，正月縣教令之

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為象魏。正義：周禮大宰

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決日而斂之。彼言朔日

縣之，十日即斂之，則救火之時，其書久已藏矣。而此立象魏之外，方始命藏此書者，象魏是縣書之

處見其處而念及其書非始就懸處斂藏之沈形云此象魏當作魏象謂魏之象也因上象魏而誤倒耳象可藏魏豈可藏乎下文舊章正專指象而言衡案雉門有兩觀其間曰闕言低如闕也懸象于闕故又名闕為象魏魏巍通言巍然而高此則以兩觀言廟在雉門外之東今廟災故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也此時周室既衰不復布治象于邦國故下文云舊章不可亡魯亦懸而不斂故此文云命藏象魏傳隨實記之而上下衰亂之狀自見矣疏據周禮之文謂救火之時其書久已藏矣果然季桓子當命出象魏不宜言藏正義非也懸治象于魏即稱象為象魏猶魏縣象即稱魏為象魏耳古唯有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未聞魏象沈說亦非

**曰無備而官辨者猶拾潘也**槐富父終甥之後潘汁也言不備而責辨不可得於是乎去表之彙表表火道風所向者去其彙積道還公宮開除道周

市公宮使火無相連釋文還本又作環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劉氏范氏世為婚姻劉氏周卿士范氏晉大夫襄弘事劉文公為之屬大夫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責周與范氏六月癸卯周人殺襄弘終違天之禍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正常桓子之寵臣欲付以後事故教令勿從已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言若生男告公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肥康子也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在公朝也南氏生男正常載以

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圍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退辟位也公使共劉視之共劉魯大夫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召正常正常不反畏康子也傳備言季氏家事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范中行所在荀寅伐其郭伐其北郭圍使其徒自北門入己犯師而出荀寅使在外救己之徒擊趙氏圍之北門因外內攻得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臯夷惡范氏也惡范氏而殺其族言遷怒

經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賤者故稱盜不言弑其君賤盜也蔡公孫辰出奔吳弑君賊之黨故書名葬秦惠公無傳宋人執小邾子無傳邾子無道於其民故稱人以執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皆弑君黨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晉恥為楚執諸侯故稱人以告若蠻子不道於其民也赤本屬楚故言歸衡案執蠻子者陰地之命大夫士蔑也趙孟雖命之亦不顯謀之朝傳詳載其事正釋經所以書晉人也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城西郭無傳魯西郭以下釋歸于楚此則貶之矣備晉也六月辛丑亳社災無傳天火也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正義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故災其屋也秋



八月甲寅滕子結卒無傳同盟於臯鼬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無傳亂故是以緩葬滕頃公無傳

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

承音懲蓋楚言也惠棟云承讀為懲經傳無文詩魯頌戎狄是膺荆徐是懲則莫

我敢承毛傳曰承止也傳言承者謂諸大夫皆欲止之也衡案惠說得之但云欲止之則未是蓋諸

大夫諫止之而不可故公孫翩逐而射之傳不言不可者言逐而射之則其不可而往可知也公

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翩蔡大夫以兩矢

門之衆莫敢進翩以矢自守其門文之錯後至錯

蔡大夫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併行如牆俱進

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

而殺公孫姓公孫盱盱即霍也釋文盱况于反衡

侯者盱本或作盱非夏楚人既克夷虎夷虎蠻夷叛楚者乃

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

函三子楚大夫也此蔡之故地人民楚因以為邑

致之者會其衆也釋文販普版反衡案販本或从日作販非致方城之

外於繒關負函繒關皆楚地曰吳將汧江入郢逆

流曰汧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偽辭當

備吳夜結期明日便襲梁霍使不知之梁河南梁

縣西南故城也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之邑也單

浮餘圍蠻氏蠻氏潰浮餘楚大夫蠻子赤奔晉陰

地陰地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司馬起豐  
 折與狄戎楚司馬阪也折縣屬南鄉郡折南有豐  
 鄉皆楚邑發此二邑人及戎狄以臨上雒左師軍  
 于菟和菟和山在上雒東也右師軍于倉野倉野  
 在上雒縣阮元云郡國志引注縣下有南字使謂陰地之命大夫  
 士蔑命大夫別縣監尹正義以其去國遙遠別為置監楚官稱尹故以尹言之  
之齊召南云注不過言蔑以命大夫監治陰地耳非從楚之官名為尹也尚書立政曰三亳坂尹此監尹之說也孔疏楚官稱尹故以尹言之謬矣晉大夫肯從楚官名乎曰晉楚有盟  
 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  
 習以聽命少習商縣武關也將大開武關道以伐

晉阮元云郡國志引注商縣下有東字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  
 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未寧時有范中行之  
 難士蔑乃致九州之戎九州戎在晉陰地陸渾者  
 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以詐蠻子且將為之卜  
 卜城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昇楚師于  
 三戶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  
 其遺民楚復詐為蠻子作邑立其宗主而盡俘以  
 歸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陳乞偃子  
 弦施弦多庚午圍五鹿五鹿晉邑九月趙鞅圍邯  
 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臨晉

邑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郟，逆時陰人孟壺口。八邑，晉地，欒在趙國平棘縣西北，郟即高邑縣也。路縣東有壺口關，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晉邑也。今趙國柏人縣也。弦施與鮮虞會也。

經五年春，城毗，無傳。備晉也。夏，齊侯伐宋，無傳。衡案魯衛

鄭皆服於齊，而宋尚事晉，故伐之。晉趙鞅帥師伐衛，傳不釋者，屬辭比事，其義可推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再同盟也。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無傳。

傳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

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為柏人宰

也。昭子，范吉射也。惠棟云：墨子所滌篇云：范吉射，

古張字，省作長，見楚相孫叔敖碑，此古文也。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

私讎不及公，公家之事也。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

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出柏人奔齊。張柳朔

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授我

死節，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為吉射距晉戰

死。衡案：僭，差也。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衛

助范氏故也。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燕姬，景公夫

人不成，未冠也。諸子鬻嬖之子荼，嬖，諸子庶公子

也、鬻嬖景公妾、荼安孺子、衡案、諸子、內官之號、諸說見于襄十九年、

大夫恐其為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

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疾亦

姑謀樂、何憂於無君、景公意欲立荼、而未發、故以此言塞大夫請、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惠子

國夏、昭子、高張、**宣羣公子於萊、萊、齊東鄙邑、秋、齊**

**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

**鉏、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在萊者、萊人歌之曰、

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

何黨之乎、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稱諡、蓋葬後而

為此歌、哀羣公子失所、王引之云、三軍下之字、何黨之下乎字、皆衍文也、景

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皆以七字為句、而韻在句末、今第二句衍之字、

第三句衍乎字、則長短參差、而韻亦不顯矣、史記齊世家載此文、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事乎、不

與謀、是三軍下無之字之證、又曰、師乎、師乎、何黨之乎、之下乎字、則後人據誤本左傳加之也、集解

引服虔左傳注、曰、師、衆也、黨、所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也、服注、言何所適也、而不言何所適乎、則傳

文本無乎字可知、唐石經初刻、但作何黨之、而無乎字、此舊本之尚存者、衡案、古歌詩之類、長短參

差、不必齊整、其押韻又多在助字上、史遷采古書、剪裁原文、以就已、或以訓詁字易之、乃其常也、服

注、何所適也、也、亦問辭、義與乎同、此皆未足以為之乎、衍文之證也、依舊文為是、謀音媒、古文灰合

韻、**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

攸暨子思子產子國參也詩大雅攸所也暨息也

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

怠皇命以多福僭差也濫溢也皇暇也言駟秦連

詩商頌故受禍

經六年春城邾瑕無傳備晉也任城亢父縣北有邾

婁城馬宗璉云哀二年伐邾取邾東田水經負瑕邾

哀二年所取邾東田即負瑕也本邾地故曰邾瑕哀

七年傳負瑕故有繹亦瑕丘本為邾地之證杜注非

是衡案魯將復伐邾故城瑕以逼之此經云城邾瑕

下經云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屬辭比事其義自明故

傳不釋耳馬以瑕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

國夏及高張來奔二子阿君廢長立少既受命又不

能全書名罪之也叔還會吳于柎無傳秋七月庚寅

楚子軫卒未同盟而赴以名齊陽生入于齊為陳乞

所逆故書入衡案入逆辭齊有君焉而陽生入之乃

類彼以以叛承之此以陳乞弒其君荼承之皆惡之

故書入與諸侯納之曰木別又一例杜云為陳乞所

逆故書入陳乞私召之齊陳乞弒其君荼弒荼者朱

耳安得謂之國逆哉

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弒

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于家憚老皆疑

於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為弒主冬仲孫何忌帥

師伐邾無傳宋向巢帥師伐曹無傳

傳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四年鮮虞納

荀寅于柏人、吳伐陳、復脩舊怨也。元年未得志，故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陳盟在昭十三年。齊陳乞僞事高國者，高張國夏受命立荼，陳乞欲害之，故先僞事焉。母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言其罪過，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偃蹇，驕敖也。皆曰：「高國得君，得君寵也，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需，疑也。釋文：需音須，一音懦，弱持疑也。衡案：懦是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欲與諸大夫謀高國，故求就

之。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牧鮑國孫衡案：國諸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高國敗也。莊六軌之道，衡案：莊齊都里名，說見于襄二十八年。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來奔，圍晏嬰之子，圍施不書，非卿。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前旣敗於柏舉，今

若退還亦是敗正義劉炫言卜不吉謂戰當敗再敗謂今伐更敗也棄盟逃

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

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申子西結子

旗啓子間皆昭王兄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

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大冥陳地吳師所在子

間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

命順也從命許立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

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

而後還潛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

妾章惠王陸祭云史記伏師閉塗徐廣曰塗一作壁又列女傳亦作壁壁軍壘也王引之

云是時方將迎惠王於國中而先絕其往來之塗則惠王無由至軍中矣塗當為壁蓋楚之諸臣恐昭王之死為鄰國所知故作為伏師閉壘之狀使人莫測其意也衡案潛師猶言伏兵故史遷改作伏師子啓等恐吳知迎章遣兵掩奪之故伏兵閉吳來路然後迎之故云潛師閉塗作塗是也

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

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為人君妖氣守

之故以為當王身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故禍不及

他國正義服虔云諸侯皆有大史主周所賜典籍故曰周大史一曰是時往問周大史衡案傳

云使問諸周大史使人往周問諸大史甚明服為楚大史者以楚子所言若面荅大史然耳不知使

者還告乃言此以拒之一說是也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祭禳

祭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

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初昭

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

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服

云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為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四水在楚

界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

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

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逸書言堯循天

之常道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滅亡謂夏桀也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

由於不知大道故衡案舜受於堯禹受於舜其姓雖殊猶父子相傳然故以陶唐

言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又逸書言信

出己則福亦在己衡案允猶實也上茲字指事下

行也故下文結之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高國黨陳

僖子使召公子陽生召在七月今在八月下記事

之次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且于齊公子鉏在魯

南郭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

與子乘之畏在家人聞其言故欲二人共載以試

馬為辭出萊門而告之故魯郭門也齊召南云陽

魯城共謀杜云魯郭門是也八年傳闕止知之先

待諸外闕止陽生家臣子我也待外欲俱去公子



曰事未可知，及與壬也。處，壬陽生子簡公，戒之遂行。戒使無洩言，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故以昏至，不欲令人知也。國人知而不言，言陳氏得衆，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隱於僖子家內，子士母，僖子妾，與饋者皆入，陳僖子又令陽生隨饋食之人入處公宮。衡案，皆借通。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盟諸大夫，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點，鮑牧臣也，差車主車之官，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見其醉，故誣之。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孺子，茶也，景公

嘗銜繩爲牛，使茶牽之，茶頓地，故折其齒。悼公稽首，悼公陽生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言己可爲君，必不怨鮑子。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公子自謂也。恐鮑子殺己，故要之。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輿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言陽生亦君之子，固可立。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胡姬，景公妾也，賴，齊邑，安號也。去鬻奴，茶之母，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三子，景公嬖臣，茶之黨也。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朱毛，齊大夫，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

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  
 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舉皆也以齊  
 國之困困又有憂再有饑荒之困又有兵革之憂  
 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  
 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悔失言毛曰君大  
 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大謂國政小謂殺茶使  
 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及冒淳  
 恐駘人不從故毛駐於野張帳而殺之駘齊邑及  
 冒淳地名實以冬殺經書秋者史書秋記始事遂  
 連其死通以冬告魯衡案此亦夫子特筆欲明陽  
 生及陳乞之罪故連書之陽

生入于齊下傳則據實記之以釋經所以連書二  
 事也杜於經傳時月不同者每以赴告解之聖賢  
 所以因事明道  
 之意皆晦矣

經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夏  
 公會吳于郟郟今琅邪郟縣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  
 邾以邾子益來他國言歸於魯言來外內之辭宋人  
 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傳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定八年鄭始叛  
 晉師侵衛衛不服也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夏公  
 會吳于郟吳欲霸中國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  
 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是時吳過宋

得百牢、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晉大

夫范鞅也、在昭二十一年、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

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

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有常數、若

亦棄禮、則有淫者矣、淫過也、周之王也、制禮上物

不過十二、上物、天子之牢、陸祭云、上物亦通言之、如冕與旂俱十二旒、王

路樊纓十二就之類皆是、不專謂牢、而牢亦在其中矣、以為天之數也、天

有十二次、故制禮象之、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

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

違周為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放棄凶疾、來伐擊

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嚭吳大夫、康子使子

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蓋言君長大於道路、而

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

畏大國、不敢虛國、盡行、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

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

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

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大伯、周大王之長子、仲

雍、大伯弟也、大伯仲雍、讓其弟季歷、俱適荆蠻、遂

有民眾、大伯卒、無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禮、致化、故

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以為禮也、端

委禮衣也、正義漢書地理志云越人文身斷髮以辟蛟龍之害杜言辟害辟此蛟龍之害

大伯之時、未有周禮、言治周禮者、謂治其本國岐

周之禮、贏以為飾者、贏其身體、以文身為飾也、端

委禮衣者、王肅云、委貌之冠、玄端之衣也、衡案仲

雍未必親沒水捕魚、斷髮文身、不過效其俗、故傳

云、贏以為飾、杜云、以辟災害、非、史記云、二人皆文

身、斷髮以示不可用、鄭康成采以為大伯三讓之

一、蓋季歷既立、大伯復蓄髮、故端委

以治周禮、傳與史記始不相悖也、**反自郟以吳**

**為無能為也、棄禮、知其不能霸也、季康子欲伐邾**

**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

**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大國吳也、伐小國**

**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二**

**德信與仁也、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怪諸大夫**

**不言、故指問之、惡賢而逆之、孟孫賢、景伯欲使大**

**夫不逆其言、惡猶安也、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

**玉帛者、萬國、諸大夫對也、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塗**

**山在壽春東北、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

**小不事大也、言諸侯相伐、古來以然、衡案、以知必**

**危、何故不言、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

**故也、大夫以荅孟孫所怪、且阿附季孫、魯德如邾、**

**而以眾加之、可乎、孟孫忿荅大夫、今魯德無以勝**

衡案、或謂此亦諸大夫之言、述邾可伐之意、可

乎、可之、而未決之辭、今案、謂邾可伐、當言邾德如魯、今云魯德如邾、是輕魯之辭、故杜以為孟孫之

言是也、可乎詰問之辭、言不可也、傳遜以對、  
日以下、爲諸大夫非季孫伐邾之言、最謬、  
不樂  
而後、季孟意異、佞直不同、故罷饗、秋、伐邾、及范門、  
邾郭門也、猶聞鐘聲、邾不禦寇、大夫諫、不聽、茅成  
子請告於吳、成子邾大夫茅夷鴻不許、曰、魯擊柝  
聞於邾、言以近、衡案、以已通、已甚也、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  
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言足以距魯、成子以茅  
叛、高平西南有茅鄉亭、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  
晝掠、虜掠取財物也、邾衆保于繹、繹邾山也、在邾  
縣北、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益邾隱公也、晝夜掠、傳  
言康子無法、獻于亳社、以其亡國與殷同、囚諸負

瑕、負瑕故有繹、負瑕魯邑、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

瑕丘城、前者魯得邾之繹民、使在負瑕、故使相就

以辱之、衡案、六年城邾、瑕即此負瑕也、故有繹、舊有繹民也、邾衆保于繹、故囚邾子於負瑕、

以示繹不足恃也、邾茅夷鴻以東帛乘韋、自請救於吳、無

君命、故言自、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馮依而

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辟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

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

若夏盟於鄆、行、鄆行即鄆也、鄆盟不書、吳行夷禮、

禮儀不典、非所以結信義、故不錄、衡案、不書鄆盟、諱之也、夏盟於

鄆、而秋伐邾、不信甚矣、傳詳載夷鴻之言、亦釋經所以不書鄆盟也、僖元年、秋盟于犂、而九月敗邾

師其曲在魯故經直書會而不書盟傳釋之曰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言邾不侵魯而魯背盟敗其歸師故諱不書盟正與此例同杜不能精究傳意解彼傳曰邾人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戍虛丘欲以侵魯公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此則云吳行夷禮故不錄盟皆架空臆造與傳文毫不相涉

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言魯成其所求可謂妄矣

無違逆也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貳敵也魯以八百乘之賦貢於吳言其國大衡案貳副也賦謂兵車魯不純於吳僅如副之於正非私屬之比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為私屬衡案言唯吳所欲用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為明年吳伐我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桓諡冬鄭

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于社官社官

社也衡案圍牆內曰宮論語曰譬之宮牆社亦有圍牆故名其中曰社官言立於社之圍牆中也鄭眾云社亦有室屋者社焉得有室屋哉而謀滅曹曹叔振鐸請待

公孫彊許之振鐸曹始祖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邾為明年入曹傳也梁

國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

經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曹人背晉

而奸宋是以致討宋公既還而不忍褚師之詬怒而

友兵一舉滅曹滅非本志故以入告衡案實滅曹而書入未滅宋罪

也宋滅宋罪所以深罪曹也七年傳詳載曹伯之事預釋此經書入也吳伐我夏齊人

取讎及闡不書伐兵未加而魯與之邑闡在東平剛

縣北衡案漢書地理志引讎作鄆說文同剛本或作劉今從翻宋經注本歸邾子益于

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無傳未同盟

而赴以名齊人歸讎及闡不言來命歸之無官使也

傳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子肥宋大

夫曹人詬之不行詬詈辱也不行殿兵止也師待

之公聞之怒命友之遂滅曹執曹伯陽及司城彊

以歸殺之終曹人之夢衡案諸本無陽字今從石經吳為邾故

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問可伐否輒故魯人叔孫輒

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有大國名無情實伐之必得

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亦故魯人公山不狃

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違奔亡也未臣而有

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未臣所適之國若有伐本

國者則可還奔命死其難所託也則隱曾所因託

則為之隱惡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不以

其私怨惡廢棄其鄉黨之好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輒魯公族故謂之宗國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子張輒也王問於子洩子洩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緩時若無能自立必有與斃急則人人知懼皆將同死戰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與魯而四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故由險道欲使魯成備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僑田吳界拘郟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吾水滋郟人亦

僑田吳滋濁也

釋文滋音玄本又作茲子絲反字林云黑也馬宗璉云釋名云緇滓

也泥之黑者曰滓此色然也滋滓古字通

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

城克之郟人教吳必可克

正義劉以為伐武城克之者實克武城國人懼

者懼其害魯衡案劉說

是也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

焉國人懼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為武城宰澹臺

子羽武城人孔子弟子也其父與王犯相善國人

懼其為內應

衡案武城地險魯人慮子羽父亦道吳師出於易塗故懼焉若是武城人

懼其為內應不當言國人況下文不復言武城其既克武城可知矣懿子謂景伯若

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

又何求焉言犯盟伐邾所以召吳吳師克東陽而



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三邑魯地、公賓庚公

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公賓庚公甲

叔子并析朱鉏為三人、皆同車、傳互言之、獻於王

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同車能俱死、是

國能使人、故不可望得、明日舍于庚宗、遂次於泗

上、微虎欲宵攻王舍、微虎魯大夫、私屬徒七百人

三踊於幕庭、於帳前設格、令士試躍之、衡案、屬集也、踊足離

地也、與躍別、三踊以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卒終也、

終得三百人任行、有若孔子弟子與在三百人中

衡案、見其決死、劣者及稷門之內、三百人行至稷

門、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

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畏微虎也、吳人行

成、求與魯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折

骸而爨、在宣十五年、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

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

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以言不見從

故負載書將欲出盟、釋文、載如字、或音戴、正義、劉炫云、載書盟主所制、自當吳

人為之、何由復出魯國、又載書數簡之文耳、何須

負之、且諸言載書、未有單稱載者、以為負載器物、

欲往質於吳、衡案、吳人行成、要質大夫、乃請釋子

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釋

舍也、魯人不以盟爲了、欲因留景伯爲質於吳、既

得吳之許、復求吳王之子以交質、吳人不欲留王

子、故遂兩止、

衡案、釋放也、魯人既不從子服何、而何又自欲往質於吳、皆心恥之、乃請

而後始許之、先言吳人始不可、請以王子姑曹當之、

者、以見吳人難之、僅而得止也、如杜注、既自請以

子服何爲質、又請以王子姑曹當之、無禮甚矣、非

所以待強國也、魯人方懼吳、不暇恥城

還、不書盟、恥吳夷、

衡案、恥城下之盟、故諱而不書焉、傳載景伯之言、經所以不書

盟之意自明、齊悼公之來也、在五年、季康子以其

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魴侯康子叔父

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

伐我、取讎及闡、或譖胡姬於齊侯、胡姬景公妾、曰

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傳言齊侯無道、

所以不終、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

齊、未得季姬、故請師也、吳前爲邾討魯、懼二國同

心、故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

子餘大宰、誣囚諸樓臺、栒之以棘、栒擁也、

衡案、擁遮也、本

或从木、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革邾大子桓

公也、爲十年、邾子來奔、傳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

如齊、涖盟、賓如臧會子、齊閭丘明來涖盟、明閭丘

嬰之子也、盟不書、諱略之、且逆季姬以歸、嬖季姬

魴侯所通者

衡案釋經所以不書平及盟也言魯見伐喪邑及及齊平且盟皆為此文

其事可酬矣

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

乎有馬千乘使為君也鮑牧本不欲立陽生故諷

動羣公子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

潞以察之潞齊邑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

及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

及潞麋之以入遂殺之麋亦束縛

衡案分室半室也言攜所有貨

財之半也冬十二月齊人歸謹及圍季姬嬖故也

經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無傳三月而葬速宋皇

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書取覆而敗之雍丘縣屬陳

留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齊與魯平故

辭吳師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

從將進受命於君為十年吳伐齊傳鄭武子賸之

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賸罕達也瑕武子之屬

賸以請外取許之瑕請取於他國有也字今從翻

宋經注本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許瑕師母日遷

舍作壘塹成輒徙舍合其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

之大敗子姚武子賸也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

丘使有能者無死惜其能也以邾張與鄭羅歸鄭

之有能者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宋公伐鄭報

雍丘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

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

江是釋文邗音寒射食亦反又音亦衡案末口諸本作宋口今從足利本阮元云毛詎父六經

正誤云西北至末口未作未誤然則毛氏所見南宋監本既不作未口矣晉趙鞅卜救

鄭遇水適火水火之兆占諸史趙史墨史龜皆晉

史史龜曰是謂沈陽火陽得水故沈可以興兵兵

陰類也故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姜齊姓

子商謂宋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

子水位也趙鞅姓盈宋姓子水位坎乃行子姓又

得北方水位正義秦本紀秦伯翳之後為嬴姓也趙世家云趙氏之先與秦同祖其伯

翳後世為盈泄蜚廉齊召南云其伯翳以下皆孔疏約世家本文自為序次較本文更明晰但各本

俱作其伯翳後世為盈泄此則刊刻之誤秦趙二國其先並無名盈泄者也衡案嬴嬴盈三字同音

嬴又與盈同義故傳以名位敵不可干也二水俱贏為盈訓為水名耳

盛故言不可干炎帝為火師神農有火瑞以火名

官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

川之滿不可游也既盈而得水位故為如川之滿

不可馮游言其波流盛衡案水適火火為水所逼也水逼火是為大水故云

如川之滿不可游也墨謂敵宋不吉故云名位不敵趙謂鄭之不可救故云如川之滿取義各別不

當亦以姓盈解滿字鄭方有罪不可救也鄭以嬖寵伐人

故以為有罪，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救鄭則當伐宋，故不吉也。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 ䷊ 乾下坤上，泰之需 ䷄ 乾下坎上，需泰六五變曰：宋方吉，不可與也。不可與戰，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帝乙紂父，立為天子，故稱帝乙。陰而得中，有似王者嫁妹，得如其願，受福祿而大吉。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宋鄭為昏姻甥舅之國，宋為微子之後，今卜得帝乙之卦，故以為宋吉。社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吉在彼則我伐之為不吉。冬，吳子使來，做師伐齊。

齊前年齊與吳謀伐魯，齊既與魯成而止，故吳恨之，反與魯謀伐齊。

經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書會從

不與謀。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以疾赴，故不書。弒夏

宋人伐鄭。無傳。衛案：前年伐鄭，報雍丘，未得志焉，故復伐之。傳不釋者，前年傳可推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無傳。葬齊悼公。

無傳。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無傳。書歸，齊納之。衛案：蓋衛

人逆之。薛伯夷卒。無傳。赴以名。故書。秋，葬薛惠公。無

傳。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季子不書。陳人來

告，不以名。

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終于貢

之言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鄆鄆齊

地邾鄆不書兵并屬吳不列於諸侯齊人弑悼公

赴于師以說吳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服虔云三日哭

于軍門之外諸侯相臨之禮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

之吳師乃還承吳大夫夏趙鞅帥師伐齊經書侵

以侵告衡案伐紗名也此傳自為文故先提綱言伐至下文始釋經故云侵及賴而還大

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謂往歲卜伐宋

不吉利以伐姜故今與兵事不再令再令潰也卜

不襲吉襲重也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犂一名隰

濟南有隰陰縣祝阿縣西有轅城毀高唐之郭侵

及賴而還秋吳子使來復徹師伐齊未得志故為

明年吳伐齊傳冬楚子期伐陳陳即吳故吳延州

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二君吳楚而

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

民乃還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二年

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

五六至今益九十餘

經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奔鄭

書名貪也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

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公與伐而不與戰，艾陵，齊地。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無傳。赴以名，故書之。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無傳。衛世叔齊出奔宋，書名淫也。

傳十一年，春，齊為鄆故。鄆在前年，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清，齊地，濟北盧縣東有清亭。季孫謂其宰冉求，冉求魯人，孔子弟子，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自度力，不能使二子禦諸竟。衡案：不能者，竟也。故冉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自謂能之，故以告二子。以下文推之，其意自明。且冉求直言一子

守，二子從公而已，未嘗指定其名。杜何以知二子謂叔孫孟孫也，妄甚。求曰：居封疆

之間，封疆竟內近郊之地。季孫告二子，二子，叔孫

孟孫也。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

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屬，臣屬也。言不戰

為不臣。衡案：屬從也。言國之安危存亡，於此乎定。不從一子而戰者，非復魯人，言必將戰矣。

魯之羣室眾於齊之兵車。羣室，都邑居家。一室，敵

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

言二子恨季氏專政，故不盡力。當子之身，齊人伐

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

從於朝，使冉求隨己之公朝，俟於黨氏之溝。黨氏

溝朝中地名

惠棟云黨氏魯大夫黨氏之溝猶云子駒之門衡案莊三十二年公築

臺臨黨氏是黨氏與公宮鄰故使冉求待於其溝外

武叔呼而問戰焉問冉

求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

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言子所問非己材

力所及故不能言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知

冉求非己不欲戰故不對退而蒐乘蒐閱

衡案季孫使冉

求從於朝蓋將使助己議軍事也而冉求則

不言以濟師賢者所為非常人所能意料也

孟孺

子洩帥右師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彘顏羽御邴

洩為右二子孟氏臣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

為右樊遲魯人孔子弟子樊須李孫曰須也弱有

子曰就用命焉雖年少能用命有子冉求也

劉原父云

有子當作子有子有者冉求字也仲尼門人字多

云子某者不得云有子也衡案僖三十二年蹇叔

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師之入也謂孟明衰

十五年季子曰是公孫也謂李路是左傳文例字

下配子劉未考耳就從也李氏之甲七千冉有以

言能用命故我從而用之

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步卒精兵老幼守宮次于

雩門之外南城門也五日右師從之五日乃從言

不欲戰公叔務人務人公為昭公子見保者而泣

保守城者曰事充繇役煩政重賦稅多衡案政上

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

乎既言人不能死己不敢不死師及齊師戰于郊



齊師自稷曲、稷曲郊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

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與眾三刻約信。衡案

與眾刻約三而己先踰之如之眾從之。如樊遲言，乃踰溝。衡案

從之則冉有先踰溝可知矣師入齊軍，冉求之師。右師奔齊人

從之，逐右師。陳瓘、陳莊涉洩，二陳齊大夫孟之側

後入以爲殿之側。孟氏族也，字及抽矢策其馬曰：

「馬不進也，不欲伐善，林不扭之伍曰：走乎？不扭魯

士五人爲伍，敗而欲走，不扭曰：誰不如？我不如誰

而欲走，曰：然則止乎？不扭曰：惡賢言止戰，惡足爲

賢，皆無戰志。徐步而死，徐行而死，言魯非無壯士。

但季孫不能使師獲甲首八十，再求所得，齊人不

能師，不能整其師。宵謀曰：齊人遁，謀間也。冉有請

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

賢於邠洩。二子與孟孺子同車。子羽銳敏，子羽顏

羽銳精也，敏疾也。言欲戰。衡案言銳利加我不欲

戰而能默，心雖不欲，口不言。奔洩曰：驅之。言驅馬

欲奔公爲與其廢僮汪錡乘皆死，皆殯，皆俱也。孔

子曰：能執于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時人疑童子

當殤。正義儀禮喪服傳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

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皆爲無服之殤。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

曰義也言能以義勇不書戰不皆陳也不書敗勝  
負不殊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  
以嫁公女封內之田悉賦稅之有餘以為己大器  
大器鐘鼎之屬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  
稻醴梁糗股脯焉糗乾飯也喜曰何其給也對曰  
器成而具具此醴糗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恐  
言不從先見逐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欲以報  
也五月克博壬申至于贏博贏齊邑也二縣皆屬  
泰山中軍從王吳中軍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  
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三將吳大夫齊國書將中軍

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  
死我必得志書子占也欲獲死事之功宗子陽與  
閻丘明相厲也相勸厲致死子陽宗樓也桑掩胥  
御國子國子國書公孫夏曰二子必死亦勸勉之  
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虞殯送葬歌曲示必  
死正義禮啓殯而葬葬則下棺反日中而虞蓋以  
啓殯將虞之歌謂之虞殯歌者樂也喪者哀也  
送葬得有歌者蓋挽引之人為歌聲以助哀今之  
挽歌是也舊說挽歌漢初田橫之臣為之據此挽  
歌之有久矣晉初荀顛制禮以吉凶不雜送葬不  
宜有歌去之摯虞駁之云詩云君子作歌惟以告  
哀葬之有歌不為害也復存之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子行陳逆  
也具含玉亦示必死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

髮短，約繩也。八尺為尋，吳髮短，欲以繩貫其首。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三戰夷儀，五氏與今使問弦多以琴，弦多齊人也。六年奔魯，問遺也。曰：吾不復見子矣。言將死戰。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不聞金，言將死也。傳言吳師彊，齊人皆自知將敗。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齊上軍敗，國子敗胥門巢，吳上軍亦敗。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公以兵從，故以勞。公將戰，吳子呼叔孫，叔孫武叔州

仇曰：而事何也？問何職。對曰：從司馬。從，吳司馬所

命。馬宗璉云：昭五年傳，杜洩云：夫子為司馬。杜注：夫子叔孫也。是叔孫世為司馬。杜注：從吳司馬。

非王賜之甲，劔鼓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

能對，衛賜進，賜子貢、孔子弟子。正義：子貢衛人，故稱衛賜。曰：州

仇奉甲，從君而拜，拜受之。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

元，歸於齊也。元首也。吳以獻魯。寘之新篋，製之以

玄纁，製薦也。加組帶焉。衞案：製，杜也。謂包之。王藻

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疏云：深衣，衣下屬幅而下，裳下屬幅而上，相對為衽。製之，以玄纁

者，蓋聯縫。玄纁，二帛，如深衣之衽。玄以覆之，纁以薦之。組，以為帶，而束之。故云：製之，以玄纁。加組帶

也。玄，天色。纁，地色。凡用玄纁者，玄在上，纁在下。若直薦之而已。一纁足矣，不必用玄。又不必加組帶。

故知製之謂包之也。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表，何以使下國言天識不善，故殺國于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豢養也，若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之。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欲得吳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從事擊之，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石田不可耕，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盤庚商書也。顛越

不共，從橫不承命者也。劓，割也。殄，絕也。育，長也。俾

使也。易種，轉生種類。孫星衍云：顛與瘡通。廣雅云：踰也。衡案：共音恭，易延也。易種，謂延子孫。翻宋經注本，作茲新邑。今本尚書，劓殄下又有滅之二字。

蓋子胥節引，當以無新字爲正。宋本有新字，疑依尚書增之。是商所以興也。今

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

於鮑氏，爲王孫氏。私使人至齊屬其子，改姓爲王

孫，欲以辟吳禍。陸粲云：史記說苑吳越春秋皆云：吳王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

齊鮑氏，而還報吳，是謂子胥實身自使齊矣。與杜說不同。顧炎武云：子胥爲吳王使於齊也。古者兵

交，使在其間，爲王孫氏，傳終言之，亦猶夫槩王奔楚爲堂谿氏也。解謂改姓辟吳禍，非衡案。此段以

將伐齊起文，則子胥之使於齊，在吳伐齊之前。子胥既屬其子於鮑氏，不必改姓以辟吳禍。顧說是

也注屬下本或有以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  
 字今從翻宋經注本死艾陵役也屬鏹劍名將死曰樹吾墓櫝櫝可材  
 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越  
 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極也為十三年越伐吳起  
 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善  
 有備冬衛大叔疾出奔宋疾即齊也初疾娶于宋  
 子朝子朝宋人仕衛為大夫其娣嬖娣所娶女之  
 嬖子朝出出奔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  
 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實於犁犁衛邑而為之一宮  
 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

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外州衛邑軒車也以  
 獻於君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遣使室孔媯遺疾  
 之弟孔媯孔文子之女疾之妻疾臣向魍為宋向  
 魍臣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城鉏宋邑宋公求珠魍  
 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出在十四年城鉏人攻  
 大叔疾衛莊公復之聽使還使處巢死焉殯於郎  
 葬於少禘終言疾之失所也巢郎少禘皆衛地案  
 宋朝嬖於南子有寵於靈公故疾娶其女及朝出  
 奔又聽孔文子之言出初妻而娶文子之女以其  
 執政也既出臣向魍納美珠焉魍亦寵於宋公者  
 也傳詳序之者示雖諂佞營求未必能全其利以  
 戒後人耳杜云終言疾之失所凡傳終言者或哀  
 之或惜之或終君子之言疾有何可哀惜而終言

其失初晉悼公子憇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僕御

田獵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懿子大叔儀之孫遂

聘之生悼子悼子大叔疾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

夫夏戊悼子之甥衡案詳味故字夏戊疑憇孫為悼子妻之姪故悼子舉之為大

夫也蓋憇字子夏戊以祖字為氏二十五年傳云夏戊之子奇大叔疾之從孫甥也蓋疾兄弟之女

嫁夏戊故其子為疾之從孫甥杜據彼傳以戊為悼子之甥則此傳故字無所頂彼傳從字不可通

凡兄弟之親曰從悼子亡衛人翦夏戊翦削其爵邑孔文

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

嘗學之矣胡簋禮器名夏曰胡周曰簋正義明堂位說四代

之器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鄭

玄等注論語賈服等注此傳皆云夏曰瑚杜亦同之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衡案賈服包鄭皆先

儒之美者不當相從而誤疑舊本禮記作夏后氏之四瑚殷之六璉今本瑚璉互訛耳又案此與論

語答衛靈公問陳意同而詞小異或以為同事而異傳然論語左傳皆當時實錄未可據彼以疑此

蓋君臣各有此問而孔子答之亦同論語主明道故載靈公之問左氏主記事故錄孔文子之訪耳

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

豈能擇鳥以鳥自喻文子遽止之曰圍豈敢度其

私訪衛國之難也圍文子名度謀也將止仲尼止

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於是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

得其所季孫欲以田賦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

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

言田賦正義賈逵以為欲令一井之田出一丘之稅并別出馬一匹牛三頭衡案舊法兵以  
 丘賦今云欲以田賦而杜云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夫兵雖以丘賦本亦據田定數果如杜說傳  
 當言以財賦何為又言田也賈謂井別出一丘之賦如此則賦實大重民何以堪之季孫雖無識恐  
 亦不為之且傳言田而不言井孔疏駁之是也今據文推之蓋季孫欲課百姓所受之田以出兵賦  
 其法在當時易知故傳直言欲以田賦也傳既不詳述之其法今不可得而考要必增於舊法耳丘  
 賦即出馬一匹牛三頭之法本或作兵賦非今從翻宋經注本**使冉有訪於仲尼**

**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三發問卒曰卒終也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不**

公荅衡案僖二十七年傳子玉治兵於蔿國老皆賀子文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國老卿大夫致仕者即鄉飲酒禮所謂遵者也雖不與政事其君猶以本爵待之故孔子亦以從大夫之後

自稱**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行政事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  
 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

**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衡案言若不

不度於禮義而侵陵敵國貪冒無厭則四鄰並起以報其怨雖以田賦其兵將又不足以應敵或據論語求也聚斂而附益之及有若荅哀公以蓋徹謂廢井田而賦其田非兵賦也果然仲尼當言極奢縱欲今云貪冒無厭是皆求非其有之詞其為兵賦審矣此時數與齊戰季孫恐舊賦不足以禦之故欲以田賦以增其兵不知戰勝在和不在衆故上文亦曰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此三者非足財之道而承之曰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言為政如是則民服其德致死以戰雖以丘甲亦足以禦敵也若以為增賦稅以丘亦足四字斷不可通杜注是也**且子季孫若欲行**

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為明年用田賦傳

經十有二年春用田賦直書之者以示改法重賦夏  
五月甲辰孟子卒魯人諱娶同姓謂之孟子春秋不

改所以順時公會吳于橐臯橐臯在淮南逡適縣東

南釋文適音囚又音巡衡案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

鄭鄭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口或作亭今

從足利本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周十二

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

之九月司歷誤一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

傳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終前年事夏五月昭

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諱娶同姓故

謂之孟子若宋女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稱夫人

故不言薨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及哭者夫人禮

也以同姓故不成其夫人喪及夫人死不赴不反

哭不成其為夫人也不成其為夫人即所以不成

昭公之為君也經據實直書而季氏之罪不可得

而掩矣傳以孔子與弔承此文正述季氏不君其

君之罪以釋經所以書孟子卒而杜猶以同姓解

之夫娶同姓非禮也然君犯禮以娶之其臣不得

不以為小君故娶同姓過之小者也不君其君罪

之大者也孔子豈記其小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

過而赦大罪哉不思甚矣孔子始老故與弔也纓喪冠也孔



子以小君禮往弔，季孫不服喪，故去經，從主節制。  
傳遜云：孔子與弔，弔公也。適季氏，弔畢而適季氏也。見季氏之不統，則亦去其經。禮之稱也。拜者，賓主之拜也。古者弔無拜禮也。衡案：孔子既老，而季氏為正卿，適季氏，蓋亦弔國喪也。禮從主人，主人不以喪禮自處，而客獨行之，非禮也。孔子之放經而拜，所以深喻季氏，非廢禮以徇強臣也。自禮廢俗衰，儒者亦以氣節為尚，乃若此章，謂孔子當直以非禮責之，遂以放經而拜為左氏之妄，是以悻悻自喜者待孔子也。  
 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尋卽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固衡案：昭二十年傳，以周事子。注云：周猶是終竟之意。此周亦當訓終竟。蓋周徧也。故引伸訓終竟，其義極允。故心以制之，制其義，王帛以奉之，奉贄神明，言以結之，結其信明。

神以要之，要以禍福。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尋，重也。寒，歇也。正義：少牢有司徹云：尋，溫也。引此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則諸言尋盟者，皆以前盟已寒，更溫之使熱。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衛大夫也。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子木，衛大夫，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為衛患也。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標，擊國狗之瘞，無不噬也。瘞，狂也。噬，齧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

于鄭公及衛侯宋皇瑗盟盟不書畏吳竊盟而卒  
 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藩籬子服景伯謂子貢  
 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侯  
 伯致禮以禮賓也地主所會主人也餼生物以相  
 辭也各以禮相辭讓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  
 舍以難之難困苦也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  
 以賂吳語及衛故若本不為衛請者大宰詒曰寡  
 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止  
 執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或欲或否  
 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

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墮毀也夫墮子  
 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  
 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詒說乃舍衛  
 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子之公孫彌牟曰君  
 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出公輒後卒死於越顧炎武云固如與人而不固之固冬十二月  
 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螻蟄者  
 畢火心星也火伏在今十月今火猶西流司歷過  
 也猶西流言未盡沒故知是九月歷官失一閏釋

例論之備衛案本或無故字今從翻宋經注本宋鄭之間有隙地焉

隙地間田，曰彌作頃丘，主暢，岳戈錫，凡六邑。釋文：頃，苦。

穎反，王暢一本作王暢，岳五咸反，錫音羊，一音星歷反。子產與宋人為成，曰

勿有是，俱棄之。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在定十

五年，鄭人為之城，岳戈錫城，以處平元之族。九月，

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岳。十二月，鄭

罕達救岳，丙申圍宋師。此事經在十二月，螽上，今

倒在下，更具列其月，以為別者。丘明本不以為義

例，故不皆齊同。正義：劉炫以為傳說當時事耳，更

倒本隙地之事，載其日月，使與明年相接，衡案：劉說是也，但謂使與明年相接，猶未

悉傳意，蓋十二月丙申，鄭罕達圍宋師，在季孫問

螽於仲尼之後，隙地以下，則追序往事，傳意所主

在丙申圍宋師，故載之。十二月螽之後，其言向巢

遂云不以為義例，妄矣。

伐鄭者，因追序以釋經也。凡傳與經先後者，皆有

義例，杜不能曉，率以赴告解之。至此赴告之說窮

經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書取，覆而

敗之。夏，許男成卒，無傳。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陳

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

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史承而書之。案：衡

吳楚皆僭稱王，春秋書楚子者非一，豈皆去僭號稱

子，而後書之哉？戴記云：春秋書吳楚之卒，而不書其

葬，葬必稱諡，彼既諡某王，從之，則非禮，改書某公，則

不信，故不書其葬，然則吳楚書子者，正其名也，非彼

越入吳，秋，公至自會，無傳。晉魏曼多帥師侵衛，無傳。

葬許元公無傳九月螽無傳書災冬十有一月有星

孛于東方無傳平旦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

在之次盜殺陳夏區夫無傳書盜非大夫十有二月

螽無傳前年李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失閏至

此年故復十二月螽實十一月衡案周室雖衰猶有

自造歷故隱元年傳曰春王周正月杜注非也

傳十三年春宋向魍救其師救前年圍岳師鄭子

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魍也逃歸遂取宋師于

岳獲成謹郟延二子宋大夫以六邑爲虛空虛之

各不有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平

公周卿士也不書尊之不與會六月丙子越子伐

吳爲二隧隧道也疇無餘謳陽自南方二子越大

夫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主孫彌庸壽於姚自

泓上觀之觀越師泓水名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

越地今東陽大末縣馬宗璉云彌庸父之旗如晉趙鞅蠡旗之類有表識者故

見而知之衡案馬謂姑蔑旗名果爾下文云吾父之旗也此當云姑蔑而言姑蔑之旗則謂姑蔑人所建之旗

杜注是也曰吾父之旗也彌庸父爲越所獲故姑

蔑人得其旌旗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

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屬會

也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

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  
王孫彌庸壽於姚地守故不獲丁亥入吳吳人告  
敗于王王惡其聞也惡諸侯聞之自剄七人於幕  
下以絕口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爭歃血先後  
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吳為大伯後故為長晉人  
曰於姬姓我為伯為侯伯趙鞅呼司馬寅寅晉大  
夫曰日旰矣旰晚也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大事  
盟也二臣鞅與寅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  
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墨氣色下  
陸榮云韋昭曰墨黑氣也衡案喜氣發揚則顏色  
盛憂則氣晦而不揚黑晦也孟子面深墨趙岐亦

訓墨為黑韋昭是也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國為敵所勝大子  
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少待無與爭乃  
先晉人盟不書諸侯恥之故不錄衡案吳人將以  
公見晉侯則待  
魯以屬國子服景伯辨之始能免之而又執景  
伯以泄其忿屈辱已甚故經諱而不書盟矣吳  
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  
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王官伯侯牧方伯伯合  
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伯諸侯長自王以下  
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  
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  
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

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半邾三百乘而  
 如邾以事晉如邾六百乘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  
 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謂景  
 伯欺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何景  
 伯名將以二乘與六人從衡案六人謂從者一車  
 三人故二乘六人景伯  
之車蓋駟乘并景伯為七人  
 故下文云執其賤者七人遲速唯命遂囚以還

及戶牖戶牖陳留外黃縣西北東昏城是謂大宰

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正義周之  
 十月非祭

上帝先公之時且祭禮終朝而畢無上辛盡於季  
 辛之事景伯以吳信鬼皆虛言以恐吳耳陳樹華  
 云據正義則先王似當作先公惜石經殘缺家語  
 載此事亦作先王王念孫云作先公者是也今本

作先王者後人依家語改之耳  
 桓五年正義引此正作先公李辛而畢何世有

職焉有職於祭事自襄以來未之改也魯襄公若

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言魯祝宗將告神云景伯

不會坐為吳所囚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且謂魯

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詔言於王曰

無損於魯而祇為名適為惡名不如歸之乃歸景

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申叔儀吳大夫

公孫有山魯大夫舊相識曰佩玉繫紘余無所繫

之繫然服飾備也已獨無以繫佩言吳王不恤下

陸祭云繫垂也衡案說文作繫不引此傳廣  
 韻繫垂也繫繫同音音同則義通訓垂似長旨酒

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一盛一器也睨視也褐

寒賤之人言但得視不得飲王引之云喪大記食粥於盛鄭注云盛謂

今時杯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

曰庚突乎則諾軍中不得出糧故為私隱庚西方

主穀突北方主水傳言吳子不與士共饑渴所以

亡正義庚在西方穀以秋熟故以庚主穀突在北

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以宋不會黃池

故言吳子悖惑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

歸冬吳及越平終伍員之言

左傳輯釋卷二十四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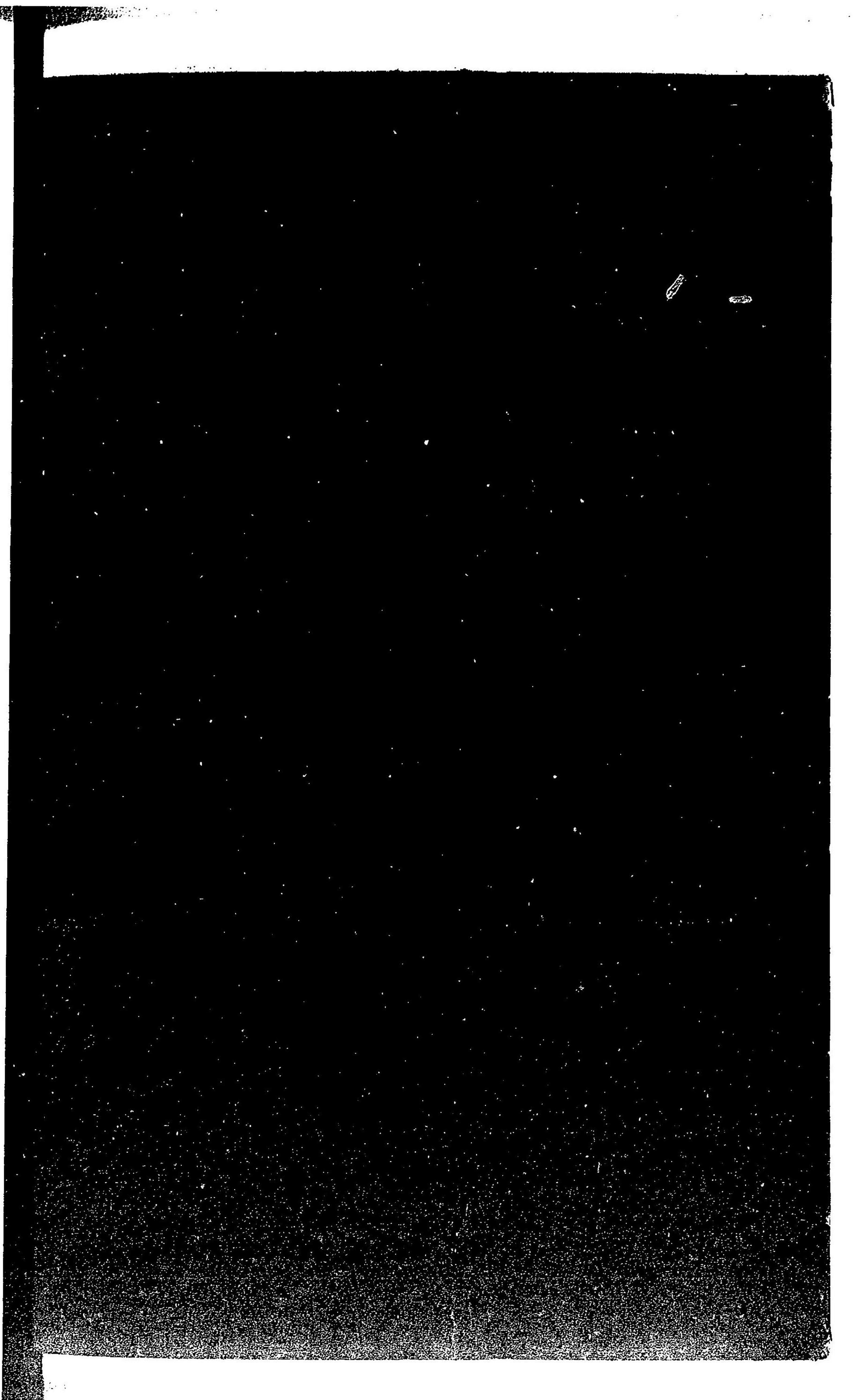
彥根

成瀨篁伯功澀谷啓子發

按字

137  
2/  
43







左傳輯釋

二十